

生者的狂欢

——从宋代寒食、清明习俗看当时社会之现世心态

刘畅

(南开大学 历史学院, 天津 300071)

摘要: 在宋代, 社会普遍存在着看重当下生活的现世情结。在寒食、清明节日中, 人们纪念死去的先贤故人, 但多数时间是在进行种种带有现世狂欢色彩的活动。在长达一周的节日期间, 人们郊游踏青、竞渡、荡秋千、赐新火, 充分享受节日的娱乐。通过这些活动的进行, 不仅展现了宋代人的真实生活状态, 更是反映了当时人对幸福的不懈追求以及对未来的美好憧憬。

关键词: 寒食; 清明; 拜祭; 赐新火; 现世心态

中图分类号: K2 **文献标识码:** A

对于寒食、清明习俗的研究, 前人文章多集中于考证其发展源流, 具有代表性的文章有庞朴《寒食考》, 谢国桢《清明寒食考》, 裘锡圭《寒食与改火》等文。^①上述的文章对于寒食的起源、发展、象征意义等做了详细的考证, 但是很少涉及寒食、清明习俗所反映的社会心态。故此笔者利用宋代比较丰富的正史、笔记、诗歌、图画等资料, 对宋代寒食、清明节日习俗进行考察, 力图还原当时节庆的狂欢色彩, 通过对在寒食、清明节日中所进行的种种节日活动的展现, 以期揭示当时社会普遍存在的现世情结。

一、盛大的节日: 以死者的名义

关于寒食、清明习俗的由来, 虽然众多的历史文献均有提及, 却没有一种史料确切记载了寒食、清明如何之发生。^②仔细探寻寒食的起源, 我们会发现所有的文字记录都指向了一个春秋时期的人物——介子推。一般认为之所以在每年的冬至之后一百零四天, 或者是一百零五、一百零六天开始要进行长达一个月的禁火,^③是为了纪念介子推焚山抱木而死。关于这个传说, 《庄子·盗跖》言道: “介子推至忠也, 自割其股以食文公,

^① 具体参见庞朴《寒食考》, 《民俗研究》1990年第4期; 谢国桢《清明寒食考》, 收入《瓜蒂庵文集》, 沈阳: 辽宁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; 裘锡圭《寒食与改火》, 收入《二十世纪中国民俗学经典》, 北京: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。

^② 这里也有必要说明, 如果要对寒食、清明仔细划分的话, 它们仍然是两个节日, 但是正如吕原明《岁时杂记》所言“清明节在寒食第三日, 故节物乐事皆为寒食所包”(引自(宋)陈元靓《岁时广记》卷15, 《续修四库全书》第855册, 第272页), 所以本文将寒食、清明作为一个节日加以讨论。

^③ 关于寒食在冬至后的天数问题, 参见陈元靓:《岁时广记》卷15, 《续修四库全书》第885册, 第255—256页。

文公后背之，子推怒而去，抱木而燔死。”^①这一论述到了汉代则演变成刘向《新序》中故事性的描写：

晋文公反国，酌士大夫酒。召咎犯而将之，召艾陵而相之，授田百万。介子推无爵，齿而就位。觞三行，介子推奉觞而起曰：有龙矫矫，将失其所。有蛇从之，周流天下。龙既入深渊，得其安所。蛇脂尽干，独不得甘雨。此何谓也？文公曰：嘻！是寡人之过也。吾为子爵，与待旦之朝也。吾为子田，与河东阳之间。介子推曰：推闻君子之道，谄而得位，道士不居也，争而得财，庶士不受也。文公曰：使我得反国者，子也。吾将以成子之名。介子推曰：推闻君子之道，为人子而不能承其父者，则不敢当其后。为人臣而不见察于其君者，则不敢立于其朝，然推亦无索于天下矣，遂去，而之介山之上。文公使人求之不得，为之避寝三月，号呼期年。《诗》曰：逝将去汝，适彼乐郊。适彼乐郊，谁之永号？此之谓也。文公待之不肯出，求之不能得，以谓焚山宜出。及焚其山，遂不出而焚死。^②

由此可以确凿得知，最晚在东汉已经有了纪念介子推的寒食风俗。《后汉书·周举传》中讲到周举至并州做刺史，“太原一郡，旧俗以介子推焚骸，有龙忌之禁。至其亡月，咸言神灵，不乐举火。”^③可见寒食习俗在当时已经传播甚广。而到了东晋十六国时期，少数民族政权对寒食风俗的教化意义更是展开了激烈的辩论。后赵的君主石勒就曾经与石光、韦謏谈话，对是否推翻之前下达的寒食禁令，允许民间恢复寒食风俗进行了辩难。^④但是风俗之流变繁衍，又岂是一道皇家御令可以阻拦。东晋陆翊在《邺中记》的附录里就讲到“邺俗，冬至一百五日，为介子推断火冷食三日。”^⑤延至唐代，寒食则成为了一国重要之节日。张籍《寒食内宴诗》云：“朝光瑞气满宫楼，彩丝鱼龙四面稠。廊下馀厨分冷食，殿前香骑逐飞球。千官尽醉犹教坐，百戏皆呈未放休。共喜拜恩侵夜出，金吾不敢问行由。”^⑥足见当日之狂欢，由夜继日，皇宫内殿犹似不夜之城。而对于当时长安城之风情，唐代诗人韩翃的《寒食》诗，亦成为诗歌发展史上描绘寒食景况的经典之作：

春城无处不飞花，

寒食东风御柳斜。

日暮汉宫传蜡烛，

轻烟散入五侯家。^⑦

都城长安的烟雨春景，杨柳新绿，化为诗人笔下的满城飞花，带出无限春意盎然。对介子推之死的纪念心情，由于年代的久远被渐渐冲淡，取而代之的则是对当日之春光的赞叹与欣赏。此种转悲为喜的心情，到了宋代则在整个社会中弥漫开来，认为寒食“在

^① 《庄子译诂》，杨柳桥译，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1 年版，第 624 页。

^② (西汉)刘向：《新序》，《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》第 696 册，第 240-241 页。

^③ (东汉)范曄：《后汉书》，中华书局 2001 年版，第 7 册，第 2024 页。

^④ 关于此事具体情况，参见《晋书》卷 150，中华书局 1974 年版，第 2749-2750 页。

^⑤ (东晋)陆翊：《邺中记》，《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》第 463 册，第 314 页。

^⑥ (宋)祝穆：《古今事文类聚》，《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》第 925 册，第 134 页。

^⑦ 引自《中国传统节日诗词鉴赏》，山东友谊出版社 1994 年版，第 159 页。

春最为佳节”，^①以至于当时“国家官私以冬至、元正、寒食三大节为七日假”。宋代国家规定“祠部休假岁凡七十有六日。元日、寒食、冬至各七日。天庆节、上元节同。天圣节夏至、先天节、中元节、下元节、降圣节、腊、各三日。立春、人日、中和节、春分、社、清明、上巳、天祺节、立夏、端午、天祝节、初伏、中伏、立秋、七夕、末伏、社、秋分、授衣、重阳、立冬、各一日。上中下旬各一日。大忌十五小忌四。而天庆、夏至、先天、中元、下元、降圣、腊、皆前后一日后殿视事。其日不坐。立春、春分、立夏、夏至、立秋、七夕、秋分、授衣、立冬大忌前一日亦后殿坐。余假皆不坐。百司休务焉。”^②其中寒食的七日假，则是以清明节那一天为中心，前后各三天。^③

在悠长的假日中，人们得以脱离日常生活的节奏，安排各种休闲活动，为日常重复性的生活增添一些乐趣。因而寒食、清明除了常例的纪念与祭祀活动，更是像上元、冬至一样，充满了节日狂欢的气息。南宋吴自牧在《梦粱录》中记载了当时寒食、清明之盛况：

车马往来繁盛，填塞都门。宴于郊者，则就名园芳圃，奇花异木之处；宴于湖者，则彩舟画舫，款款撑驾，随处行乐。此日又有龙舟可观，都人不论贫富，倾城而出，笙歌鼎沸，鼓吹喧天，虽东京金明池未必如此之佳。殢酒贪欢，不觉日晚。红霞映水，月挂柳梢，歌韵清圆，乐声嘹亮，此时尚犹未绝。男跨雕鞍，女乘花轿，次第入城。又使童仆挑著木鱼、龙船、花篮、闹竿等物归家，以馈亲朋邻里。杭城风俗，侈靡相尚，大抵如此。^④

奢华的节日消费，伴随浓烈的节日氛围，并不是独独出现于南宋一朝，孟元老在《东京梦华录》里面，对北宋都城东京也有着详细的描绘：“四野如市，往往就芳树之下，或园囿之间，罗列杯盘，相互劝酬。都城之歌儿舞女，遍满园亭，抵暮而归。”^⑤而庄绰的《鸡肋编》则对成都此时风貌描述详尽：“太守乘彩舟泛江而下，两岸皆民家纹络水阁，饰以锦绣，每彩舟到，有歌舞者，则钩簾以观，赏以金帛。以大舰载公库酒，应游人之家，计口给酒，人支一升。至暮遵陆而归。”^⑥此般热闹的节日景观不独见于经济发达的大都会，即便是普通之郡县，亦如蔡襄诗云：“归骑不令歌吹歇，万枝灯烛度花楼”。^⑦此种狂欢情形，着实让人们无法将愉悦的节日心情与介子推当年抱木而死联系起来，也许普通老百姓并不在乎介子推到底做了什么，在乎的只是在这样一个节日中能否得到些许的快乐。

当然，对于这样一个属于纪念古人、先祖的节日，总归与冬至、元日有着不同的意味。如果说冬至、元日是普天同庆的狂欢，代表了对新的生活的渴望，那么寒食、清明则更多的寄托了人们的思念之情。但是统治者们同样认为过份的推崇寒食习俗，从某种程度上也同样影响到了百姓的正常生活。《后汉书·周举传》中就记录了周举在并州当刺史时，“士民每冬中辄一月寒食，莫敢烟爨，老小不堪，岁多死者。举既到州，乃作弔书

^① (宋)吴箕：《常谈》，《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》第864册，第248页。

^② (宋)王楙：《野客丛书》，中华书局1998年版，第180页。

^③ (宋)曾敏行《独醒杂志》卷2记有“今人以清明前三日为寒食”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，第10页。

^④ (宋)吴自牧：《梦粱录》，浙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，第12页。

^⑤ (宋)孟元老，邓之诚注：《东京梦华录注》，中华书局1982年版，第178页。

^⑥ (宋)庄绰：《鸡肋编》，中华书局1983年版，第20-21页。

^⑦ 此诗转引自(宋)梁克家：《淳熙三山志》，《宋元方志丛刊》，中华书局1990年版，第8248页。

以置子推之庙，言：盛冬去火，残损民命，非贤者之意，以宣示愚民，使还温食，于是众惑稍解，风俗颇革。”^①《玉烛宝典》更记载其弔书内容有：“春中寒食一月，老小不堪，今则三日而已。”^②周举的作为，虽然可视为体察民情的官员的事迹，但是要作书放置在子推庙里，足见对寒食习俗的重视程度。直到两晋时期，人们也还认为不祭祀介子推，就会带来气候的异象。^③

三国时期，执政者对寒食风俗的态度终于发生了历史性的转折。曹操颁布了魏武帝之《明罚令》，明确提出：

闻太原、上党、西河、雁门，冬至后一百有五日皆绝火寒食，云为介子推。夫子推，晋下之士，无高世之德，子胥以直亮沉水，吴人未有绝水之事。至于子推，独为寒食，岂不偏乎？云有废者，乃至雹雪之灾，不复顾。不寒食，乡亦有也。汉武帝京师雹如马头，当坐不寒食乎？且北方沍寒之地，老小羸弱，将有不堪之患。令书到，民一不得寒食，若有犯者，家长半岁刑，主吏百日刑，令长夺俸一月。^④

由国家而出政令明确禁断寒食之风俗，从此而屡见于史料记载当中。《唐大诏令集》就有《禁断寒食鸡子相饷遗诏》一条，禁止民间在寒食节日互相馈送鸡子，以使民众日行恭俭。^⑤可见节日消费之风已经到了不得不依靠国家控制的地步。而到了宋代，情况并未见好转。民间奢靡之风日甚，用于节日方面的消费已经占据了普通百姓日常开支的很大比例，以至于出现了“于诸节中尤重寒食，是日，不问贫富，皆制新衣，焕然满目”，^⑥而东京“小民虽贫者，亦须新洁衣服，把酒相酬尔”。^⑦此中寒食馈酒相酬的风气，更成了官吏压榨百姓的借口。在当日之陕西，便有公使在寒食日指使民众挈负作为节日礼物的酒水，行经二十驿而往来，甚者如莫州的知州柴贻范“送别州酒至九百余瓶，所差兵夫至二百余人。”^⑧如此大规模的动用人力，目的只是为了遵循节日历来之风俗。日常生活的节奏被节日排场打乱，结果只是物质的损耗与精神的疲惫。

对于底层普通民众而言，确实在享受节日狂欢的同时，也受到了来自于此的困扰。李焘《续资治通鉴长编》记载在大中祥符六年（公元1014年）三月，“时巡卒三人，因寒食假质军装赌博，既不胜，遂谋以五鼓未尽伺击陌上行人，弃尸河流，取衣物贸易，以赎所质。”^⑨虽然这一个案，不能说明当时的普遍问题。但至少让我们了解到当时确实因为寒食的习俗而带来某些负面影响。因而宋代历朝皇帝在不同场合都针对寒食习俗，发表了要遵循前代节俭之风的心愿与诏令。宋真宗就曾经对王钦若说：“每岁寒食初冬，宫人上陵。在路所须之物，皆令预立定数，盖防其扰民。如闻宗室诸宫岁遣人拜扫，所历州县过有呼索，可切戒之。”^⑩宋仁宗亦听从御史中丞包拯建议缩减官员在寒食的假期。

^①（东汉）范曄：《后汉书》，中华书局2001年版，第7册，第2024页。

^②（隋）杜台卿：《玉烛宝典》，《续修四库全书》第885册，第31页。

^③参见《晋书》卷150，中华书局1974年版，第2749-2750页。

^④（隋）杜台卿：《玉烛宝典》，《续修四库全书》第885册，第31页。

^⑤诏令具体内容，参见《唐大诏令集》，《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》第426册，第761页。

^⑥（宋）彭乘：《墨客挥犀》，《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》第1037册，第698页。

^⑦（宋）孟元老，邓之诚注：《东京梦华录注》，北京：中华书局1982年版，第154页。

^⑧（宋）李焘：《续资治通鉴长编》，北京：中华书局1985年版，第5114页。

^⑨（宋）李焘：《续资治通鉴长编》，北京：中华书局1985年版，第1820页。

^⑩（宋）李焘：《续资治通鉴长编》，北京：中华书局1980年版，第1737页。

^①而前面所提到饷酒成风的积习，在宋神宗时得到了朝廷诏令的禁止。^②

二、时间与空间：往生与今世

虽然寒食、清明让人们可以放心享受当日之春光，感叹“每年每遇清明节，把酒寻花特地忙”，^③但是节日的重大活动依然与死去的亲人、数代之先祖息息相关。其中最隆重的莫过于寒食、清明盛大的祭扫活动。

寒食、清明上墓拜扫源于何时，到了宋代已经不是那么清楚。高承《事物纪原》里面说：

《汉官仪》曰：古不墓祭，秦始皇起寝墓侧，汉因不改，四时上饭。《后汉·光武纪》云：建武十年八月，幸长安，有事十一陵。盖躬祭于墓也。即今上坟拜扫，盖起于此。《明帝纪》：永平元年正月，帝率公卿朝原陵，如元会仪。刘昭补注《后汉·礼仪志》亦有上陵仪。谢承书曰：建宁五年正月，车驾上陵原。蔡邕曰：明帝至孝，光武即世，帝嗣位，群臣朝正，感先帝不复闻见此礼，乃率百僚就原陵创焉。然则上坟之礼，疑自是以来，民间视上所行，因习以为俗也。^④

由此可知，墓祭之礼应当是在汉代正式发展起来。但是关于其由来，我们有理由相信，这并不是唯一的解释方法。因为宋代的另一部笔记《云麓漫抄》就记载伊川先生之言曰：“自汉世祖令诸将出征拜墓以荣其乡，至唐开元诏许寒食上墓同拜扫礼，沿袭至今，遂有墓祭。”^⑤该诏令颁布于唐开元二十年四月二十四日，唐玄宗敕曰：

寒食上墓，礼经无文。近代相传，浸以成俗。士庶既不合庙享，何以用展孝思。宜许上墓，用拜扫礼。于莹南门外奠祭，撤饌泣辞食馀，于他所不得作乐。仍编入礼典，永为常式。^⑥

此一诏令既出，不仅促成了寒食祭扫先祖习俗的流行，更重要的则是在国家政权层面，给予了寒食上墓礼制的承认。从此，这一习俗成为了礼法的一部分，而开元寒食诏亦成为了后世遵循之法典。在宋代，寒食不仅与元日、冬至拥有了同等重要的节日地位。寒食上墓亦与上元灯会一样，将所有人置于其中，出现“每岁是日，顷家上冢”的壮观场景。^⑦而皇家在寒食之日，不仅“遣台臣、中使、宫人，车马朝飧诸陵，原庙荐献”，^⑧诏遣宗室成员拜祭先祖灵寝，亦同意在朝的官员回家祭扫祖坟，并且在寒食节日，颁赐羊、酒、米、麦等物品以及其他节料，显示皇帝的恩德。^⑨对普通的百姓，除了常例

^① 具体内容参见(宋)李焘：《续资治通鉴长编》，中华书局1985年版，第4538-4539页。

^② (宋)李焘：《续资治通鉴长编》，北京：中华书局1985年版，第5114页。

^③ (宋)蒲积中编：《岁时杂咏》，《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》第1348册，第328页。

^④ (宋)高承：《事物纪原》，北京：中华书局1989年版，第433页。

^⑤ (宋)赵彦卫：《云麓漫抄》，北京：中华书局1998年版，第103-104页。

^⑥ (宋)王溥：《唐会要》，北京：中华书局1998年版，第439页。

^⑦ (宋)祝穆：《方輿览胜》，《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》第471册，第1051页。

^⑧ (宋)周密：《武林旧事》，杭州：浙江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，第40页。

^⑨ (元)脱脱：《宋史》，北京：中华书局1985年版，第2802页。

的七日休假，对于“贫民住宫屋者”，恩赐则是在寒食节中“免僦三日”。^①而民间富家大姓人家，“有莹田屋祭毕，合族多至数百人，少数十人。因是燕集序列矣。服尊祖睦族之道也。”^②有宋一代，寒食习俗不仅在国朝之内对人民有着巨大的影响力，在当日宋朝的藩国与邻国中，亦有此节日的踪迹。宋代陈元靓在《岁时广记》中就记载太平兴国七年（公元982年）四月，高昌到宋朝入贡。高昌国使介绍说在高昌国内存有唐代敕律，开元九年（公元721年）三月九日为寒食，至今仍然尊行不悖。^③而与南宋同代的金朝，亦有“寒食假五日”的规定。^④可见寒食习俗在宋及其周边国家都或多或少产生了社会风化的影响。

这种风化的影响之于宋朝更多的是助长了踏青、郊游活动的盛行。虽然寒食上墓，其本意是拜扫先人的坟墓，对其诉说自己的思念之情。但是面对如此美好的春光，在感念过去的同时，亦不由将些许记忆化作满城的飞花，在春日美景的感召下享受现世的生活。苏轼曾赋诗言：“梨花澹白柳深青，柳絮飞时花满城。惆怅东阑一株雪，人生看得几清明？”^⑤虽然略带感伤，却也透出些许柳絮飞花的早春欢愉之景。携此春色风光，不赏游一番岂不辜负了这良辰美景。在完成拜扫的仪式后，人们“遂设酒馔，携家春游。或寒食日阴雨，及有坟墓异地者，必择良辰，相继而出。以太原本寒食一月，遂谓一月节。浙西人家就坟多作庵舍，种种备具，至有箫鼓乐器，亦储以待用者。”^⑥《淳熙三山志》则记载当地州民在寒食日踏青东郊，而此地州园春台馆也在这时启锁供民众游赏，前后长达一月之久。而当地的太守亦假期中携僚属与民同乐。^⑦田况对当时寒食节开花园供游人玩乐的情景，在《寒食开西园》一诗中颇有描写：

春风寒食节，夜雨画晴天。日气薰花色，韶光偏锦川。

临流飞凿落，倚榭立秋千。槛外游人满，林间饮帐鲜。

众音方杂还，馀景更留连。座客无辞醉，芳菲又一年。^⑧

这种喧闹狂热的节日氛围，也许张择端的《清明上河图》能给人更直观的印象。在这张传世名画里，作者向人们展示了那个年代社会的风貌，而我们在芸芸众生像里，可以感受到当日车水马龙的节日气氛。五百多个人物，二十多种交通工具，穿梭往来于汴梁城中。出城郊游踏青者，酒楼沽酒对酌者，当街游乐玩耍者，各色的人物组成了节日中特有的热闹场面，生动再现了宋代城市中人们的节日生活。



^⑦ (宋)梁克家：《淳熙三山志》，《宋元方志丛刊》，中华书局1990年版，第8248页。

^⑧ (清)陈焯：《宋元诗会》，《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》第1463册，第123-124页。

宋·张择端《清明上河图》（局部）

踏青、赏花、饮酒、游乐，只要“丝鬓未催樽酒在，不须辛苦问年华”。^①就算那些长久安眠于地下的人，如果能看到此时这充满生机的景色，应当也会“原谅”现世中人们的“无情”。人们在寒食、清明的踏青郊游热情，显然超越了拜扫坟茔本身，扮演起了越来越重要的角色。《武林旧事》中对当日踏青郊游的描绘，此情尤为生动：

人家上冢者，多用枣锢（笔者按：一种枣做成的饼）姜豉。南北两山之间，车马纷然。而野祭者尤多，如大昭庆九曲等处，妇人泪妆素衣，提携儿女，酒壶肴馔。村店山家，分饷游息。至暮则花柳土宜，随车而归。若玉津富景御园，包家山之桃，关东青门之菜市，东西马塍，尼庵道院，寻芳讨胜，极意纵游，随处各有买卖赶趁等人，野果山花，别有幽趣。盖辇下骄民，无日不在春风鼓舞中，而游手末技为尤盛也。^②

寒食游园登山，自是畅快随意，但无山峦分布的地方，人们一样要感受节日的狂欢。在南方多水多河流之地，寒食、清明更多的是采用船只游览风光。更有地方，在寒食、清明也像端午节一样，进行竞渡游戏。《吴郡志》记载当地“春时用六柱船，红幕青盖，载箫鼓以游，虎丘、灵岩为最盛处”，“竞渡亦用清明、寒食”。^③江浙民间，在寒食节庆时“多竞渡，亦有龙舟，率用五月五日主屈原湘楚之俗也。”^④而《梦粱录》则描绘了杭州当日船只游览的场面，“及寒食、清明，须先指挥船户，雇定船只。若此日分舫船，非二三百券不可雇赁。至日，虽小脚船亦无空闲者。船中动用器具，不必带往，但指挥船主，一一周备。盖早出登舟，不劳为力，惟支犒钱耳。更有豪家富宅，自造船只游嬉，及贵官内侍，多造采莲船，用青布幕撑起，容一二客坐，装饰尤其精致。”^⑤可见江南江北虽环境不同，但对节日气氛却怀着同样的渴望与追求。无论身处何地，无论财富家世，每个人都可以在节日中获得属于自己的快乐。如果说日常生活的轨迹还保有各种无法打

^①（宋）韩维：《南阳集》，《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》第1101册，第582页。

^②（宋）周密：《武林旧事》，杭州：浙江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，第40-41页。

^③（宋）范成大：《吴郡志》，南京：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，第14页。

^④（宋）朱彧：《萍洲可谈》，《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》第1038册，第294页。

^⑤（宋）吴自牧：《梦粱录》，杭州：浙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，第11页。

破的规则，在寒食、清明的节日狂欢里，人们潜意识希望寻找到的则是心灵的短暂放纵。

即便春光易逝，在这短暂的节庆中也要尽情狂欢，人们为此想出了各种群体的娱乐游戏。除了惯有的踏青郊游，更有放风筝、拔河、竞渡、蹴鞠等活动。其中最风行的则是流传至今仍有不少人喜爱的秋千之戏。秋千，传说是汉武帝时期的后庭之戏，在汉代之后以至唐宋，越来越受到人们的欢迎，发展成为了一种风行的节日游戏。天宝年间，“至寒食节竞竖秋千，令宫娥辈戏笑，以为宴乐，帝呼为半仙之戏，都中士民因而呼之”。^①可见在唐代，秋千已经在寒食、清明娱乐游戏中广为流行。

这种风气传直宋代，非但没有减弱，更成为了宫廷与民间竞相参与的娱乐活动。《宋史·礼志》第六十二卷记载朝廷礼制“上元结灯楼，寒食设秋千”，^②《建炎杂记》中同样有寒食设立秋千的说法。^③秋千在寒食的节日娱乐活动中，显然已经占据了很重要的地位，其广泛的流行以至于影响到了国家礼制的制定。与此相对应的，此种自上而下举国对秋千之戏的喜爱，在国家的政令推行下越发风行起来。当然，这种风行也有出于健康方面的考虑。在寒食节中，禁止家里点火做饭，也就是说所有的食品都是提前准备好的熟食。就算卫生状况良好，在二三月的初春，连续几天吃着冰冷的食物，也不免会有身体的不适应。尤其是老人和孩子，更是难以抵挡寒冷的侵袭，多有发病。而秋千之戏，需要人们活动自身去摆挡，驾驭悬空的绳索。一来一回不停运动，身体自然会产生一些热量，可以帮助抵抗食物和气候的寒冷。高濂在《遵生八笺》中曾言：“寒食有内伤之虞，故令人作秋千、蹴鞠之戏，以动荡之”，^④道理亦是如此。因而到了宋代，秋千成为了一种大众化的娱乐手段。徐铉诗曰“醉里不知时节改，漫随儿女打秋千”，^⑤而张耒亦言“处处秋千竞男女，年年寒食乱风花”。^⑥游戏的群体不仅仅局限于年轻女性范围之内，小孩、男子、老人，都参与其中，在半空的摇荡中感受节日的快乐，陆放翁亦在《春晚感事》感叹说：

寒食梁州十万家，
秋千蹴鞠尚豪华。
犍车轳轳归来晚，
争碾平芜入乱花。^⑦

不管是呼朋唤友、携妻带子的踏青郊游，万鼓雷动、碧花荡漾的游船竞渡，抑或是乱花飞舞、人入半空的秋千之戏，在寒食、清明的节日中，人们用自己的快乐来弥补故人逝去的伤痛。“梦境此身能且在，明年寒食更相寻。”^⑧当难于从个人往日悲伤中走出的时候，群体的狂欢不啻为一种精神的力量。在群体中，可以得到更为巨大的精神支柱，而群体的活动更容易让人摆脱自我冥想带来的精神困惑。适当的 game，变换日常生活空间的出行，不同于正常生活的行动同样让人们的思维暂时脱离平日的模式。时间与空间

^①（五代）王仁裕：《开元天宝遗事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5 年版，第 88 页。

^②（元）脱脱：《宋史》，北京：中华书局 1985 年版，第 2624 页。

^③（宋）李新传：《建炎杂记》，《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》第 608 册，第 250 页。

^④（明）高濂：《遵生八笺》，《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》第 871 册，第 405 页。

^⑤（清）吴之振编：《宋诗钞》，《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》第 1461 册，第 45 页。

^⑥（宋）张耒：《柯山集》，《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》第 1115 册，第 169 页。

^⑦（宋）陆游，朱东润编：《陆游选集》，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 1979 年版，第 138 页。

^⑧（宋）王安石：《临川文集》，《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》第 1105 册，第 200 页。

的转移，带来的不仅仅是阴阳两界的联系，更是一种群体心态的变化。

三、赐新火/改火：火光中的新气象

在寒食、清明节日期间，按习俗不准生火做饭。虽然历代也偶有官府不准冷食的禁令，但是民风如此，也就相应成俗。东晋《邺中记》载“并州俗，冬至后一百五日，为介子推断火，冷食三日。作干粥，今之糗也。”^①而南朝《荆楚岁时记》亦有“介子推三月五日为火所焚，并人哀之，每岁春莫不为举火，因以寒食，至今晋人重此禁，云犯之则雨雹伤其田。”^②一直到宋代，这种强烈的火禁意识，都没有脱离寒食、清明的习俗。

《岁时广记》中援引《岁时杂记》的内容说：“元丰初官镇阳。镇阳距太原数百里，寒食火禁甚严。有辄犯者，闾里记其姓名。忽遇风雹伤稼，则造其家，众口交偏谪之，殆不能自容，以是相率不敢犯。”^③可见，民间集体意识的约束，成为了维持火禁民俗的重要力量。

与民间的火禁相对应，在官方却有着赐新火的惯例。也就是在清明日，由官方点燃榆柳等赐给众人。这不仅表示万象更新，更代表了三日冷食的结束，可以生火做热食。此一习俗，最早则可以上溯至东汉时期，当时便有了“日夏至禁举大火……日冬至钻燧改火”的定制。^④只是那时的改火，并没有限定在寒食、清明的节日期间，而是放到了冬至日。隋代王劼曾上书言“古有钻燧改火之义，近代废绝，于是上表请变火。”^⑤可见，赐新火的仪式进入寒食、清明习俗，与寒食、清明之发生并不同时。而就改火本身而言，也不是代代都有这一定制。但是，从现有的史料来看，清明赐新火到了唐代已成了当日很重要的一个仪式。《辋下岁时记》记载“长安每岁清明，内园官小儿于殿前钻火，先得上者，赐绢三匹，金碗一口。”^⑥而《翰苑群书》亦记载当时的皇家定制，新进的翰林院学士，在清明的时候，由皇帝赐给新火。^⑦这种浩荡的皇恩，足以让他的臣民感激不尽，这种象征性的宽赐，在那个等级森严的年代更被看作是明君的风范。于是，在唐代有相当多的谢赐新火的文章出现。散见于后世的如谢观《清明日恩赐百官新火表》，武元衡《谢赐新火及新茶表》，白居易《谢清明日赐新火表》等等，都是当日应景的文章。

尽管赐新火之仪式是平常百姓所看不见的，但是万家炊烟仍旧能带出些许新气象。如果说上元的彩灯照出一年的好光景，那么清明的新火则象征一年的丰衣足食。在长时间的冷食过后，炊烟齐点不禁让人快乐起来。做热食，烹新茶，都是一番温暖而快乐的图景。这种企盼新生的心情，在寒食、清明尤甚他节的宋代，此种情形更是强烈起来。

“笑看家人竞时节，争持新火照清明。”^⑧在举国皆行的节日假期里，除了纵国民进行节日娱乐，赐新火成了必不可少的一项工作。宋太祖“始赐百官新火”，太宗“清明始赐近

^① (东晋)陆翊：《邺中记》，《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》第463册，第314页。

^② (梁)宗懔，谭麟注：《荆楚岁时记译注》，武汉：湖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，第97页。

^③ (宋)陈元靓：《岁时广记》，《续修四库全书》第885册，第258-259页。

^④ (宋)徐天麟：《东汉会要》，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，第65-66页。

^⑤ (唐)魏征等：《隋书》，北京：中华书局1979年版，第1601页。

^⑥ (宋)陈元靓：《岁时广记》，《续修四库全书》第885册，第272页。

^⑦ (宋)洪遵：《翰苑群书》，《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》第595册，第410页。

^⑧ (宋)张耒：《柯山集》，《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》第1115册，第169页。

臣新火”。^①宋代从开创以来，就未曾间断赐新火的仪式。所谓“寒食年年新火令”，^②正是对赐新火最好的说明。《石林燕语》中就有记载宋神宗的时候，宰执在每年都由内侍省照朝廷常例赐新火。^③

宋代赐新火的对象，延续了唐朝赐近臣戚里的惯例，并且有所扩大，“辅臣、戚里、帅臣、节察三司使、知开封府、枢密直学士、中使，皆得厚赐”。^④《铁围山丛谈》则言：“国朝之制，待制、中书舍人以上皆座獾。杂学士以上，遇禁烟节至清明日，则赐新火。”^⑤可见在宋代，朝廷赐新火的范围，不仅仅在于皇帝身边的近臣，而是扩大到了官品比较高的官员范围。虽然这与宋代官制冗杂不无关系，但是从另一个侧面则反映了当时清明节的隆重程度，远甚于前代。赐新火的仪式，同样也吸引了更多的人参与其中。在《梦粱录》中，也记载了在每年清明节的时候，皇帝命小内侍在阁门用榆木钻火。先进者同唐代旧例一样赐金碗，绢三匹，当日参与的臣僚则颁赐巨烛作为节日的恩赏。^⑥作为一年之中的三大重要节日之一，在清明日显示皇恩，不仅是皇帝作为上天之子代天行国运，更是体现对普天下朕之子民的关爱之情。而此一做法在当日亦着实激发了臣民的感恩情绪。李纲在《清明日》一诗中就言道：“忆昔叨尘寓帝京，春光淡荡值清明。赐来新火传红蜡，煮就香糜和白饧。”^⑦

本着出自于对上天的恭敬，以及对江山社稷千秋万代的祈愿，有宋一代，历朝皇帝都很看重节日的仪式。赐新火不仅仅成为皇帝的专有，更是地方官安抚民心的重要手段。每年的清明节，地方官亦按照皇朝的礼制，将新火送入当地居民。在《东坡先生年谱》中就记载苏轼当年在黄州旅居时，当地的太守徐太受分新火给他的事情，而苏轼为了感谢太守的情谊，亦作了《徐使君分新火》诗一首作为答谢。^⑧

有人分新火，自然是感激之情溢于言表。但是亦有不少人在是日无人问暖，无奈只得四处求人，乞得新火好渡过春寒，所谓“何处求新火？不解乡音，只怕人闲我”。^⑨而无人照料之老人，也只能靠邻人的帮助乞得新火回家。^⑩但是在当时，却也有地方官府不送新火，影响到了民众日常的生活。有祖无择《庚辰清明州衙不送新火》诗为证：

禁烟故事存遗俗，改火平时有旧章。

纵道齐民皆按堵，堪惊烜氏昧修方。

晨炊已绝供宾饌，卯饮难温独酌伤。

^① (宋)李焘：《续资治通鉴长编》，北京：中华书局 1979 年版，第 401 页。

^② (宋)李石：《方舟集》，《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》第 1149 册，第 585 页。

^③ (宋)叶梦得：《石林燕语》，北京：中华书局 1997 年版，第 67 页。

^④ (宋)江少虞：《宋朝事实类苑》，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3 年版，第 410 页。

^⑤ (宋)蔡绦：《铁围山丛谈》，北京：中华书局 1983 年版，第 38 页。

^⑥ (宋)吴自牧：《梦粱录》，杭州：浙江人民出版社 1981 年版，第 11 页。

^⑦ (宋)李纲：《梁溪集》，《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》第 1125 册，第 563 页。

^⑧ (宋)王宗稷：《东坡先生年谱》，《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》第 1107 册，第 38 页。

^⑨ (宋)陈与义：《简斋集》，《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》第 1129 册，第 754 页。

^⑩宋代王禹偁在他的名作《清明》一诗中写道：“无花无酒过清明，兴味萧然似野僧。昨日邻翁乞新火，晓窗分与读书灯。”由此可见一般。(清)厉鹗编：《宋诗纪事》，《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》第 1484 册，第 231 页。)

不似前年为客日，当邻犹许借餘光。^[89]

由此可见赐新火的圣恩，在层层到达民众之时，不免要打上一一些折扣。但是有理由相信，对于当日的百姓来说，清明日的赐新火仍旧是无可替代的象征性仪式。在新生的火光中，不仅可以看到春日的希望，更代表了对美好生活的追求。因为在古人看来，火是世界创生的基本元素，代表了万物生存的基本状态，更认为“夫火，神物也，其功用亦大矣。”^①《吕氏春秋·有始览》保留当时的记载说：“皇帝曰：土气胜。土气胜，故其色尚黄，其事则土……禹曰：木气胜。木气胜，故其色尚青，其事则木……汤曰：金气胜。金气胜，故其色尚白，其事则金……文王曰：火气胜。火气胜，故其色尚赤，其事则火。代火者必将水，天且先见水气胜。水气胜，故其色尚黑，其事则水。水气至而不知，数备将徙于土。”^②此种五行相胜的思想，到了宋代亦与清明日赐新火联系起来，认为“今大宋应乎火德，若按法取之，则宜于清明日赐百官新火。四时惟取食尔，供其太官御膳用之，其利深博哉！”^③《古今事文类聚》中亦言“清明取榆柳之火以赐近臣，顺阳气也。”^④可见清明日赐新火，不仅仅是将万象更新的祈愿传达给万民，更是被赋予了顺应天理的喻意在其中。赐新火不仅仅是希望风调雨顺，更是寄托了帝王顺天承德，千秋万代基业永固的愿望。也许是为了顺应统治者的想法，当时不仅对赐新火本身，对于以何种木取火同样有着附和五行运转的解释。《丹铅餘录》就保留了朱熹当时对四时用不同之木的解释：

先王取火法五行也。春行为木，榆柳色青以象木也。木生火，夏行为火，枣杏色赤以象火也。火生土，季夏行为土，桑柘色黄以象土也。土生金，秋行为金，槐檀色白以象金也。金生水，冬行为水，柞櫟色玄，以象水也。^⑤

由此可见，先王古法在春夏秋冬四时都有改火，所谓“四时五取”就是针对此种情况而言。但是流传至宋代，我们所看到的却只剩下清明的赐榆柳新火一项。尽管如此，清明改火作为寒食、清明习俗中重要的一部分，依然让所有人感受到了春日那份跳动的希望。在摇曳的火光和袅袅的炊烟中，人们更多的是在憧憬一年的新气象。“农家一岁之望，正在寒食前后”，^⑥在春光淡荡的光景里，赐新火不仅仅成为春日的狂欢仪式，更是象征着看重当下生活的现世情结。

结 语

宋代的寒食、清明，成为一年中最重要的节日之一。在注重当下人生的社会氛围中，人们在纪念先贤古人的同时，享受着节日所带来的种种狂欢活动。在长达一周的节日期间，人们郊游踏青、竞渡、荡秋千、赐新火，在各种仪式和群体活动中寻求自我意义上的精神满足。通过这些活动，不仅展现了当时社会注重享乐的生活风貌，更是反映了宋代社会所普遍存在的一种现世心态。在当时之社会中，具有一种积极的生活态度，正是此种心态使得寒食、清明习俗在宋代亦具有了节庆狂欢的意味在其中。

^① (宋)罗泌：《路史》，《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》第383册，第452页。

^② (秦)吕不韦，陈奇猷校：《吕氏春秋校释》，上海：学林出版社1984年版，第677页。

^③ (宋)江少虞：《事实类苑》，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，第759页。

^④ (宋)祝穆：《古今事文类聚》，《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》第925册，第136页。

^⑤ (明)杨慎：《丹铅餘录》，《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》第855册，第5页。

^⑥ (宋)李焘：《续资治通鉴长编》，北京：中华书局1986年版，第4123页。

收稿日期：2008-12-5

作者简介：刘畅，南开大学历史学院 博士研究生。